



讀書好日子，好日子讀書

文／作家事——陳栢青

德國學者來臺灣做博士後研究。閒暇之餘便寫作。這之前他已經寫了兩本小說，在德國卻沒有任何發行商看上。德國學者說起他在臺灣的生活，週一到週五獻給學術，只有週末和週日可以創作，於是每到週五就是他的審判日，天使與魔鬼在他肩膀旁，他以週為單位接受考驗，週五晚間的行程總是和朋友約喝個小酒鬆一下，或跑跑電影院，夜好像無限長，臺灣有很多好玩的，但晚上 11 點一到，德國人有精工表般的意志，他跟朋友說，要回家睡覺了。因為明天他還要趕早起寫小說。

德國學者叫施益堅。他說就這樣在臺灣寫了 3 年。這回完成的小說叫做《邊境行走》。出版商讀了大為震動，是書一出版便驚艷德國，並獲得德國眾多文學獎肯定。施益堅從此走上作家之路。

施益堅在《邊境行走》裡虛擬了一個節日叫做「踏境節」，每 7 年一次，一次 3 天，小鎮居民以遊行和狂歡慶祝「踏境節」。《邊境行走》就只寫「踏境節」，寫很多次的「踏境節」，同一個節日，每一次舉辦，但這些參加過節日的人相遇了，結婚了，又分離了。這樣說來，臺灣之於施益堅，也是個邊境吧。而節日對小說人物來說，何嘗不是另一個邊境，「踏境節」這個節日用時間畫出疆界，以為是同一天，其實每次都在跨過，節一次次過，人生一次次推遠。也就老了。

小說裡的節日總是故意的，節日充滿人間的氣息，小說裡的人在過節，他就是參與這個人世。和整個世界互動。可你知道的，年年歲歲節相似，歲歲年年人不同。不變的是時間，變的是人。節日比地標還穩固，你繞回去，發現的總是不一樣的是自己。

對讀者而言，有書讀的日子，就是一個節，是好日子。好日子裡該讀書，書裡，讓我們跟著小說人物一起過節，看他怎麼與整個人世互動。

過年： 白先勇《臺北人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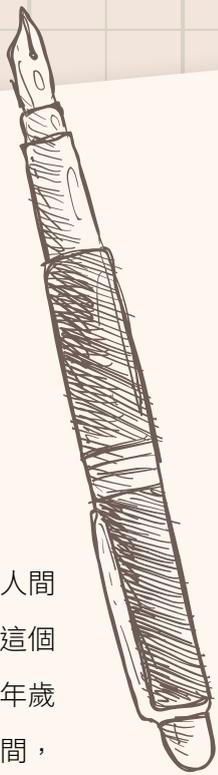
「除夕這一天，寒流忽然襲到了臺北市」，白先勇《臺北人》裡收錄了一篇名為〈歲餘〉



《邊境行走》

作者：施益堅
(Stephan Thome)

譯者：宋淑明
出版社：聯經出版公司
日期：2010 年 11 月



的小說，一年之盡，新年之始，小說裡住着村的臺北人們要「點小兒手臂粗的蠟燭」，吃「炭火子暴跳的銅火鍋」，把高粱乾了，餐桌抹乾淨便成牌桌。要「熬個通宵。12點街上放砲杖。」〈歲餘〉保留老臺北眷村舊時時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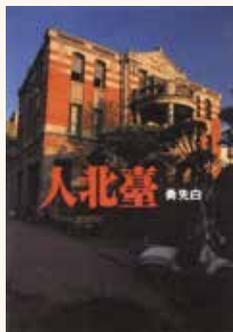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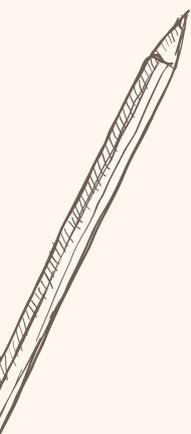
但〈歲餘〉的好看，在於他透過一場團圓飯，桌圓人圓，卻寫出時間的深沉，歷史的殘缺。一年之盡的餐桌上杯盤狼藉，歡聲盛宴，時間在倒數，這些上過戰場的大兵們卻已經走到盡頭，被騙走積蓄、飄蓬遠方、徒留下戰爭傷疤作為時間裡的勳章……老兵不死，只是逐漸凋零，歲之餘，長夜漫漫，卻沒真留下什麼。《臺北人》的厚度在這裡，在浮世歡宴與寒愴人生的對比之間，在人情厚薄與今昔對比之間，而《臺北人》的悲憫也在這，透過蛛絲馬跡，幾句話，幾個「場面幾乎要鬧開了」。但到底收回來的漂亮手腕，讀者什麼都懂了，說故事的人又不說破。不讓場面難看。那是大家風範，那是一種溫厚。雖然底子是淒涼的。寫過年之狂歡享樂，誰都能寫，而能在鬧中寫寂

寥，在歡快裡讀出心冷，在時間裡明白反覆，又從反覆中得知有什麼是再也不回來的，也就臺北人而已。

放暑假： 東野圭吾《大概是最後的招呼》

暢銷小說天王東野圭吾是怎麼練成的？雜文集《大概是最後的招呼》記錄他的出道過程。小說家本來在汽車產業擔任工程師。有一天他去逛書店，看到推理文學獎「亂步獎」在徵稿。他看了上一屆評審記錄，忽然起了個念頭，「欸，搞不好我也可以寫喔」，當下便買了稿紙準備開筆寫。他想到什麼寫什麼，隨著截稿日期近了，但是，糟糕了，他寫那麼多，卻還不知道兇手該讓筆下的誰來當。也不知道殺人手法是什麼。怎麼辦呢？沒辦法，截稿日到了，就挑其中這個角色吧。「這樣這樣的話……」手忙腳亂把小說投出去了。

亂步獎結果公布了，東野圭吾跑去翻評審記錄，當然沒得獎。但他老兄卻在上頭看到，



《臺北人》

作者：白先勇
出版社：爾雅
日期：1983年4月



《大概是最後的招呼》

作者：東野圭吾
譯者：劉姿君
出版社：獨步文化
日期：2012年6月





嘿，自己竟然入圍復審。於是他想，想不到自己只是提筆寫而已，就上了復審，那如果認真起來還得了。於是東野圭吾也不知道是傻氣還是太樂觀的，便繼續他的寫作生涯。最初的筆，一路寫到如今。

如果你問我這是什麼心態？我說，這不就是放暑假的感覺嗎？長日漫漫。沒什麼好急的。想做什麼就做什麼。覺得一切都大有可為。到了最後，急就章。臨時抱佛腳。暑假尾聲幾個晚上的衝刺。唏哩呼嚕就交了，等到老師發回作業，卻發現成績還不錯呢。「原來只要再努力一點就好了。」「你瞧，我認真起來還得了。」

後來，我們就永遠失去這種天真與傻呼呼的樂觀，以及「還有一點點就到了」的莫名自信。我們永遠失去了暑假。時間帶走我們，而我則懷念所有天真和孵育這種天真的暑假。我想念那些單純的初心。

萬聖節： 連明偉《藍莓夜的告白》

藍莓夜是什麼夜？臺灣人在加拿大。連明偉短篇小說《藍莓夜的告白》裡的「我」在班夫國家公園旁五星級飯店打工度假一年。異鄉裡孤獨客，旅館是世界上最熱鬧的地方，五星級飯店連熱鬧都極有品，但那樣的熱鬧只對於旅客。對工作人員而言，孤獨是地上地磚那樣堅硬而確實的。藍莓夜是萬聖節。鬼的節裡他流落異鄉，在異國扮成鬼就可以加入身邊那些沒有腳的群體嗎？人又為什麼成了鬼？

《藍莓夜的告白》是萬聖節的告白，不如說是，某種對於自己的呼喊。所有的萬聖節都



《藍莓夜的告白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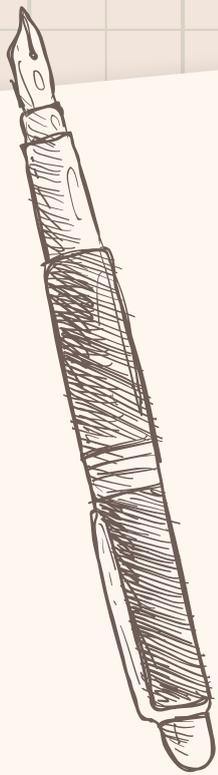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連明偉
出版社：印刻
日期：2019年8月

不只是為鬼開放的，其實是為了人。所有的異鄉，不是為了流浪，而是為了回家。於是《藍莓夜的告白》裡各篇小說中的「我」走得很遠，遇到很多人，他們都像鬼，有自己的迷失，有自己的困惑，而「我」在交會的過程中，知道自己走多遠，也就知道，邊界在哪裡。發現缺少什麼，才能體會自己的形狀。帶上萬聖節面具，拿下來，才明白人的臉是什麼。

聖誕節： 楚門·卡波提《聖誕節的回憶》

你相信聖誕老人嗎？失去聖誕老人的那一刻，童年結束了。這一生都想尋找那個消失的人，不如說，一種節日感。楚門·卡波提《聖誕節的回憶》寫出獨有的純真世界。世界上真的有壞事，有很多複雜的人情酬作，但小說家沒有批判，他的筆那麼柔軟，壞事一樣發生，但總有些什麼好事存在著，他用小說反過來拯救聖誕節。

〈特別的聖誕節〉中，孩子讓爸爸接往紐奧良過節，南方燥熱地，心也很熾熱，父子



倆做什麼都有衝突，孩子陸續發現：爸爸不愛媽媽了，爸爸都跟別的女人在一起，爸爸就是聖誕老人，是他包禮物給我。而最後的這個發現幾乎毀了孩子的聖誕節。但卡波提就是卡波提，他只花了三行，那是神結尾，拯救了這個聖誕節，也讓這篇名為〈特別的聖誕節〉的小說，本身成為一個獻給聖誕節的禮物，誰看到那結尾不會留下眼淚，那也許是神給人類最大的餽贈，故事作為人類的創造物，他真的可以拯救人的心，他是聖誕節本身。誰都值得過這樣一個好日子，誰都值得一個好故事。

至於卡波提這篇小說最後到底怎麼寫的？你要自己去拆這份禮物才知道。不要毀了聖誕節早上一起床睜開眼睛的那份驚喜！像每一次打開書的時候，拼命壓下直接翻到最後一頁看結局的衝動。要有點等待，又有點迫不及待，那是一份餽贈。有書讀的日子，就是好日子。🌀



《聖誕節的回憶》

作者：楚門·卡波提
(Truman Capote)

譯者：柯倩華
出版社：時報出版
日期：2009年11月



本期導讀作者簡介：

陳栢青，1983年夏天生。臺中豐原人。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畢業。作品曾獲全球華人青年文學獎、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、九歌兩百萬文學獎、臺灣文學獎、時報文學獎、聯合報文學獎、全國學生文學獎、梁實秋文學獎等。並被《聯合文學》選為「40歲以下華文文學最受期待的20位小說家」之一。2011年以筆名葉覆鹿出版小說《小城市》，並出版散文集《大人先生》。



導讀團隊簡介：

作家事，2016年夏天由湯舒雯催生，顏訥、陳栢青、李屏瑤三人主持企劃的文學直播節目。